

心情

劝人结婚

□阿紫

量、熬夜造成的，试想他如果有个老婆，生活多半不会如此肆无忌惮。我的一位邻居，48岁就中风瘫痪在床，也是超龄未婚，情况与表舅相似……

一晃晃儿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个个却都不慌不忙。大侄儿一开年就31岁了，每每他爹妈逼婚，他都会拿我当挡箭牌。“小叔叔37岁才结婚，我还小呢。”

按照人口比例，中国的男人比女人明显多一些，然而在都市里，似乎剩女比剩男多，这或许与女性在婚恋观上更坚守“原则”有关。我老婆近年来也承担了一定的劝婚任务，每每惨遭失败。她的几个旧同事、老朋友，已然三十九岁高龄，以前设定的条件不仅一点不打折，还参照着香椿、猪肉等物价，节节攀升。

好在我吃过的盐比侄儿走过的桥都多（侄儿经常出差，我不敢说走过的桥比他多），很快想起了医学界几乎公认的一个研究结果：从健康角度看，男人在婚姻中受益更多。其实无需统计、研究，我在生活中看到的实例，也能证明这一结论。

我表舅终身未婚，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身汉，他始终不缺性伴侣。50岁那年，表舅身患多种疾病，过早地离世了。这些疾病都是吸烟、饮酒过



制图 关彩玉

□董改正

要医治……”

加菲猫走丢了，被人卖进一个宠物店。它很怕主人乔恩难过，怕他会因为找不到自己而寝食皆废。有一天早上，加菲猫听到熟悉的声音，那是主人乔恩的，他正在回答店主要不要宠物的热情招呼：“嗯，我看看，或许我会买一只猫。”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套用一下，世上只有一种智者，那就是看透人性依然热爱人的人。

议芬森和朋友做局，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看看他的选择，然后再做选择。

芬森拒绝了。他说：“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一方面要给他一个轻松的高薪工作，另一方面希望他选择拒绝，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出题者你和我，会怎么样选择？我们不比任何人高尚，除了上帝，任何人都没有出题的资格。”

很多年后，哈里成为丹麦著名医学家，当他得知此事后，他流泪道：“恩师是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那样的诱惑，何况那時候我母亲患病在床需

考验

诊室门外，想在他到来后，把花送给他，然后跟他道歉。但他一直没有回，再打，电话已关机。第二天再打，已经是空号。

诺贝尔得主芬森想选一个接班人，他选中了一个叫哈里的年轻人，但又担心他耐不住寂寞，最终抛弃了他的衣钵。助理乔治建

住的城市了，便在微信里邀请他坐坐。微笑表情后，他说道：“那天其实只是试你的，看你值不值得深交。”我急着有事，手机放下了，再看手机已经是几个小时。他来了小十条信息，笑问我沉默是不是表示默认？是不是给说中了？说我很让他失望。毕竟多年朋友，便发信息解释，却被红色的惊叹号挡回。

想起年前表妹的事来。表妹三十岁了，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因而对感情的真伪尤其看重。今年正月，她给新交的男友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患了尿毒症，需要换肾，让他到医院来一下，做一个检测。她手抱一束鲜花，站在门

隐居在别处

□青丝

便开始写作……

这种保留了自然原始属性的生活方式，虽然人人都爱，但其核心却很容易被忽略——隐居本质上是用金钱换时间，换取更多的自由支配空间。也就是说，隐居必须具备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也须隔三差五地拜访附近的农户，或者仰仗亲友为他送来糕点零食。卢梭在出版《爱弥儿》后，被整个法国排斥，被迫逃到瑞士的纳沙泰尔隐居，如果没有卢森堡公爵和狄康德亲王的资助供养，他恐怕也很难保持内心的平和。

加缪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谈及人性的矛盾，“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意脱离它”。隐居和旅游一样，都是内心的空虚和厌烦驱使人们想到外面尝试与之前不同的生活，但只要陷入孤独，人们又会变得无法忍受自己。塞林格以《麦田守望者》成名后，隐

另外一种办法

□张君燕

聚会时，朋友讲了一个故事。早几年，还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大家都把垃圾扔在楼下并排放着的几个大垃圾桶里。朋友家里的垃圾几乎都是他每天出门上班时，顺便带下楼去。

有段时间，一个捡垃圾的老头盯上了这里。最初可能无意间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些“好东西”，老头便每天都在这里徘徊。虽然大部分时候的收获只有塑料瓶和纸壳子，老头依然乐此不疲。

时间久了，麻烦就出来了。有些人觉得垃圾虽然是自己扔掉的东西，但里面可能也包含着一些隐私，并不愿意让人翻开检视。尤其是女性丢掉的垃圾，里面会有一些女性卫生用品，被人翻出来更觉得膈应、难堪。大家让小区物业出面干涉，可一来物业不能全天候盯着，二来老头每次翻过之后都会收拾整洁，物业也就不了了之了。还有人当面骂老头，老头并不还嘴，但第二天依旧会来。众人也没了办法，捡垃圾毕竟是老头的一种生存方式，何况他不偷不抢，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唯一不满的就是人们心里的那点不舒服。

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扰，妻子都

抱怨很多次了。后来，朋友想了一个办法，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猜我用的什么办法？”朋友故意卖了关子。

大家来了兴趣，纷纷猜了起来。有猜找警察解决的，有猜替老头找到更好的地方的，还有人暗地里猜暗地里“教训”了老头的……“都不对。”朋友摇摇头，说，“每次扔垃圾之前，我多做了一步，就是把老头需要的塑料瓶和纸壳子与其他垃圾分开，另外装好。下楼后，直接把它交给老头，告诉他已经把有用的找出来了，老头自然也不会再去翻剩下的垃圾了。”

听了朋友的话，众人恍然大悟，不禁叫好。是的，解决问题，除了从问题的制造方入手之外，还可以从自身去想办法。帮问题的制造方解决问题，你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而且相比于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似乎更容易一点。

朋友笑着说，老头后来把他当成了朋友，时常帮他占车位。有一次，老头从老家回来，特意给他带了十来斤的小米，郑重地交到他手上。朋友说，那是他们老人家表示情谊的最直接的方式。

杂笔

李子柒火了，随她一同火起来的还有关于隐居的讨论。很多被“996”困住的人，每天从事机械乏味的工作，憧憬能够避开城市的纷扰，觅一处本色之地隐居，过上和李子柒一样的田园牧歌生活，就像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瑟·兰波说的：生活在别处！

世俗之人对于隐居的愿望，与时尚潮流很相似，每隔上不久就会爆发一次。我多年前看到有人发帖，称自己当下收入虽然还不错，但岗位压力很大，身心俱疲，想提前退休找一个僻静处隐居，请网友代为出谋划策，哪个地方更合适。结果引发许多人的热烈共鸣，掀起了一波归隐山林的热潮。众人表达出来的意愿也惊人一致：隐居写诗，写小说，像卢梭一样写自传，力求对自己坦诚、真实。尤以海明威在古巴的隐居生活为标杆，每天在加勒比海岸的明媚阳光下品饮古巴咖啡，抽哈瓦那雪茄，喝朗姆酒，用心爱的猎枪打猎，夜深人静时

百度上的那段话时时跳出来，揪着罗屏的心——“子宫内腺癌是女性三大常见妇科生殖道肿瘤之一，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罗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三个小时后才住进普通病房。柴东衣不解带侍候着妻。三天后，结果出来了。看到病理报告的一刻，罗屏面若桃花，多日来密布心中的阴云风一样消散。

罗屏直起身来，用手轻捶了柴东一下，老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呢，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流泪，那么这个女人在他心里一定占有一定的分量。现在，我才体会到，要什么诗和远方，最美好的事物一直都近在眼前。

罗屏最后拍板：再珍贵的附件也不如生命重要！切就切吧。于是，柴东楼上楼下跑前跑后忙乎。微创手术不大，但该办的手续一样不少。

于是，柴东揣起袖子毫不犹豫捐了4000C 鲜血。因为术前检查罗屏贫血，须先向血库捐血，才能在手术中进行输血。

于是，手术结束签完字，柴东目睹那袋块状物体后无声流泪的情景被站在一侧的细心的罗屏闺蜜捕捉到了。

罗屏发微信给柴东，说自己已经做过两次门诊刮宫术了，真不敢再经历那种下腹部的绞痛了，很难受很难受。但最忧心的还不是那种痛苦，而是，万一检查出癌变了呢？柴东说，别瞎想，不用担心。即使万一摊上了，天也塌不下来，有我呢，有我在你身边，你什么都不怕。

几天后，柴东请了年假，

眼前的小确幸

□魏亮

等待

□水草

漫长的等待终于捱过去了。

一位模样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护士推开手术室走廊的玻璃窗，大声问，谁是罗屏家属？

一直在走廊来回踱步的柴东，快步走过去应道，我是。护士单手端着一个不锈钢托盘，上面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碳素笔，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粉红色的物体。

护士把塑料袋拎起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柴东，说，这是您家切除下来的子宫，请您在这儿签一下字吧。

柴东拿起笔，扫了一眼纸面上冷冰冰的文字，像手术之前签名一样快速地在纸上自己的名字。他把目光收回，凝视着那堆块状物体，瞬间，心底深藏的那抹柔软被轻轻击中，泪，无声无息扑簌而下……

两年前，柴东工作调动，越发地忙碌起来。自此和妻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妻子罗屏在市里三个高档小区中经营着三家已开了八年多的连锁干洗店，利润一直比较稳定。闲来无事时，罗屏常常和来店闲坐的几个闺蜜从南海北信马由缰地聊天。

女人聚在一起，聊得最多还是彼此家事。罗屏老公聊孩子，罗屏也未能免俗。罗屏是感性的人，偶尔会流露出一点小遗憾，她从没听柴东对自己说过那三个字，那三个字要从柴东嘴里蹦出来简直难如夕阳日落。这还不算，就拿每年罗屏的生日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柴东也从不会记在心上，更甭提给罗屏买束鲜花了。

都老夫老妻了，浪漫能当饭吃啊？有闺蜜笑怼罗屏。再说你家老柴就够格了，工资卡你收着，老柴平时照顾儿子感

觉比你还多，连我们姐妹看着都眼馋这样的男人呢。

的确，家庭生活中的柴东虽粗线条，亦颇大男子主义，但却极顾家。在罗屏心里，柴东是一个好丈夫；在儿子眼里，他是一个好父亲。只不过过这些类似的小遗憾时不时便会跃出脑际，点燃起罗屏心头的伤感。

曾有几回，罗屏当面絮叨柴东，柴东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被妻抱怨得烦了，也会瞪着眼板着脸回应：好，不一直都是这样嘛，又不是婚后我变了。再说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闲心在这儿签一下字吧。

柴东拿起笔，扫了一眼纸面上冷冰冰的文字，像手术之前签名一样快速地在纸上自己的名字。他把目光收回，凝视着那堆块状物体，瞬间，心底深藏的那抹柔软被轻轻击中，泪，无声无息扑簌而下……

既然改变不了对方，那就改变自己的心境好了，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柴东的工作发生调动后，罗屏经过一段短暂的心理调整，便像适应老公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一样渐渐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除了偶尔照顾长期寄宿在学校的儿子，她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事业上。

但最近几个月，罗屏的生活却一下子陷入到纠结之中。因为身体又出现了曾经的情况——每月一次的生理期，迟迟不肯走，比之原来迁延了三五天、十天，甚至达半月，而且极不规律。

那些日子罗屏像掉进了阿鼻地狱，浑身无力，即使仅仅步行至三楼，亦会气喘不止。闺蜜说，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有问题。罗屏搜索了百度，尤其在观看了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一段不到两分钟的视频后，心理压力陡增，心空整日被阴霾笼罩着。

徽乡记忆

李海波/摄

